古夫於亭雜錄/卷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故友劉吏部公戩（體仁）尺牘、題跋，風味不減蘇、黃。往與余往復最多，今並佚失。偶從蠹簡中得其小劄一通，書法、言語皆可寶玩，因付大兒涑藏┐，別錄於此：

潤州握手，謂我猶遊戲人間，喜極淚下。不知公戩何人，而先生眷眷若此。揚署再晤，見退衙時小書一屏，書《洛神賦》，壁上懸松圓詩老小景一幀，匡床　幾，蕭然無點塵，令人意消。白沙客舍，下馬踞床，為我特留一日，集諸勝流，修談宴之娛。昔人有言：「不幸生末俗，猶幸識元紫芝。」仆既幸識先生，又辱眷眷若此，想曾於無量阿僧祇劫，供養承事一切慧業文人，故茲生乃享此報。不落落也。嘗與同人言，讀同時他人作，雖心知其什倍於我，竊復漫臆，儻假以問學，似若可追。至吾阮亭，即使我更讀書三十年，自覺去之愈遠。正如仙人嘯樹，其異在神骨之間；又如天女微妙，偶然動步，皆中奇舞之節。當使千古後，謂我為知言。近所作既不欲刻布，可時寫一通見示。仆所撰《汝潁集》，蒙宣索，繕寫寄呈。先君子遺集一卷並呈，不知能邀先生跋數語不？侄子詩一幅、閨房詩一冊，附發一笑粲，亦委巷語耳。近日兒女頗愛文術，但為之父兄者愧無以教之，然不可不令先生聞之也。欲言無窮，忽已紙盡。西風有便，時望嗣音。

公戩為詩，矯矯有奇氣。嘗寄余五言云：「離居才幾日，蘭葉春風生。門外即流水，布帆東下輕。野處寡新友，良辰多遠情。思君如草色，迢遞向蕪城。」

洛神十三行

又簡得友人董侍禦玉虬（文驥）臨《洛神十三行》一卷，自題後云：「宋思陵《十三行》，賈似道所購，九行後四行有『悅生』小印，此子敬真跡。余從宋拓、唐摹力追而不得其形模。華亭公云：趙松雪臨之，少《洛神》疏雋之法，當從此悟入耳。」

千年人參枸杞

千年人參根作人形，千年枸杞根作犬形，中夜常出遊，烹而食之，則仙去。相傳有女道

士師弟二人居深山中，一日其徒汲水，於井畔見一嬰兒，抱歸，成一樹根。師大喜，烹之未熟，以糧盡下山，為水阻不得還。徒饑，聞甑中氣香美，遂食之，比師歸，已飛升矣。又揚州一老叟，常擾眾酒食。一日治具邀眾，令丐者數人捧二盤至，一蒸小兒，一蒸犬也。眾踧踖不敢食，叟乃自食之，以其余分群丐。語眾曰：「此千年人蔘、枸杞，求之甚難，食之者白日飛升。吾感諸君，特以相報，而乃不食，信矣，仙分之難也。」言未已而叟已上升，群丐隨之矣。（五雜俎）

人參優劣

人參出遼東、上黨者最佳，頭面、手足皆具。清河次之，高麗、新羅又次之。今生者不可得見，其人中國者，皆繩縛蒸而夾之，故上有夾痕及麻線痕。新羅參雖大，皆數片合而成之，其力反減。擇參，為取透明如肉及近蘆有橫紋，則不患其偽矣。（五雜俎）

人參價

人參在本地，價不甚高，過山海諸關納稅，加以內監高淮檄取，動以數百斤計，故近日佳者絕不至京師，其中上者，亦幾與白鏹同價矣。（五雜俎）

黨參

王介甫云：「平生無紫團參，亦活到今日。」按：紫團，上黨山名也。《本草》及唐、宋以來皆貴黨蔘，今惟貴遼東及高麗產。佳者每一兩價至白金五兩，而上黨每一斤價止白金二錢。近人蔘禁嚴，價驟貴，始稍以黨參代之，每一斤價至白金一兩有奇，而購之亦不易也。

治嗽藥

宋宣和間，有妃嬪病嗽，侍醫胗治，百計無效。後遇賣藥者，以十錢得十貼，攜入進之，一服而瘥。以百金購其方，乃天花粉、青黛也。

治濕疾方

唐鄭相國年七十五，為南海節度使，以粵地卑濕得疾。有訶陵國舶主進一方，服之良驗，

乃錄而傳之：破故紙十兩，擇淨皮洗過，搗篩令細；胡桃肉三十兩，湯浸去皮，細研如泥，入前末，用好蜜和勻，盛瓷器中。清晨，以暖酒二合調藥一匙服之，隨以飯壓。如不飲酒，以滾白水代之。久服，延年益氣，悅心明日，兼壯筋骨，但忌食蔓臺、羊血耳。

論詩一則

秦少遊五言：「雨砌墮危芳，風軒納飛絮。」六朝佳句也。予少時在廣陵有句云：「露檻警孤鶴，風櫺散叢菊。」汪鈍翁《說鈴》取此一聯云：「二句已逗漏柳柳州矣。」今全篇刪去，不載集中。蓋予《論詩絕句》云：「風懷澄淡推韋柳，佳處多從五字求。解識無聲弦指妙，柳州那得並蘇州？」與東坡之論特相反，故鈍翁雲雲。

竹坡詩話

《竹坡詩話》云：「李白、柳公權俱與唐文宗論詩。」夫太白與文宗安得相及？少隱訛謬，不應至此。豈傳錄之誤耶？

姜宸英用典

慈溪姜編修西溟（宸英）為舉子時，表聯中用「塗抹《堯典》《舜典》字，點竄《清廟》《生民》詩」語，監試禦史不知出處，指摘令改易。西溟曰：「此出李義山《韓碑》詩，非杜撰也。」禦史怒，借微錯貼出之。

大家名家之別

許ダ彥周云：「東坡詩如長江大河，飄沙卷沫，枯槎束薪，蘭舟繡　，皆隨流矣。珍泉幽澗，澄澤靈沼，可愛可喜，無一點塵滓，只是體不似江河耳。」余謂：「由上所雲，惟杜子美與子瞻足以當之；由後所雲，則宣城、水部、右丞、襄陽、蘇州諸公皆是也。大家、名家之別在此。」

僧重喜詩

宋熙寧中，會稽僧重喜有詩云：「地爐無火一囊空，雪似楊花落歲窮。乞得苧麻縫破衲，不知身在寂寥中。」此詩甚佳，惜不遇坡公與佛印、參寥、守詮、清順輩同蒙品藻耳。

紫微詩話

《紫微詩話》載張子厚詩「井丹已厭嘗蔥葉，庾亮何勞惜薤根」，按：「三韭二十七」乃杲之事，與元規何涉？張誤用而居仁亦無辯證，何也？

詩中二十四友

長洲尤太史悔庵（侗），晚年作《詩中二十四友歌》，乃仿杜《飲中八仙歌》之體，所載皆海內名士之已歿者，而中亦及余，蓋因先兄西樵考功而連類及之也。詩見本集，辭多不錄。

送歷

《菽園雜記》言：明時頒歷後，各布政司送歷於諸司大臣，旁午於道，每百本為一塊，有一家送至十塊、二十塊者。誠亦太費，然亦可以見當時物力之饒。余為侍郎總憲時，本衙門司務領歷不過二十冊。至為刑部尚書，則不過十余冊耳。及家居，本院司所送，總計不過五六冊。此亦物力盈絀之一征也。

不落夾

明故事：四月八浴佛日，賜百官不落夾。按：萬歷中，慈聖李太後宮中祀九蓮菩薩，四月供不落夾。先從祖季木（象春）考功詩云：「慈寧宮裏佛龕崇，瑤水珠燈照碧空。四月虔供不落夾，內官催辦小油紅。」蓋故事，四月供佛後即賜百官，不始萬歷也。「夾」，《菽園雜記》作「莢」。

明初功臣

明初功臣，中山而下，唯傅穎公功最大，而始終無纖毫之過，乃終不見容，至於不保其身，不保其子，論者冤之。南渡後，始以給事中李清言，追贈麗江王，謚武靖。而馮勝亦贈寧陵王，謚武壯，又進祀於功臣廟。二百七十年之缺陷，至是始快人心而孚公論矣。二公見夢於李，肅衣冠謁謝，蓋英爽尚未泯也。

建文景泰二帝

李先請追議建文、景泰二帝廟號，於是上故懿文太子廟號曰興宗，建文帝廟號曰惠宗，景泰帝廟號曰代宗。已又疏請修《建文實錄》，略云：惠廟歷載有四，其實錄成之甚易，只緣當時珥筆諸臣搖手革除，於是化國史為家乘，而子虛烏有皆佐筆端，則《史彬致身錄》其最也。若非先臣吳寬集中載彬墓銘甚詳，安知從亡之說贗，而從亡十臣之說皆贗之贗乎雲雲。尋以金陵不守，其言不果行，然而正議不可泯已。

詞曲非小道

李白謂五言為四言之靡，七言又其靡也。至於詞、曲，又靡之靡者。詞如少遊、易安，固是本色當行，而東坡、稼軒，直以太史公筆力為詞，可謂振奇矣。元曲之本色當行者不必論，近如徐文長《漁陽三弄》、《木蘭從軍》，沈君庸之《霸亭秋》，梅村先生之《通天臺》，尤悔庵之《黑白衛》、《李白登科》，激昂慷慨，可使風雲變色，自是天地間一種至文，不敢以小道目之。

治咽喉法

《菽園雜記》云：「凡咽喉初覺壅塞，一時無藥，以紙絞探鼻中，或嗅皂角末，噴嚏數次，可散熱毒，仍以李樹近根皮磨水塗喉外，即愈。」

文章遇合

鄉前輩某公入秋闈，策問天文，不能悉，偶憶地理一篇，遂用塞白，自謂必無望矣。榜發，中式，及領卷閱之，批云：「題問天文，而子兼言地理，可稱博雅之士。」文章遇合，信有命哉！

貌似

李西涯樂府，謝鐸、潘辰所評。按：辰，青田人，父流清遊太學，與嶽文肅公季方友善。流清早卒，辰少孤，流落京師。文肅一日過陳緝熙，見其友李斯式，愕視久之，曰：「此吾友潘流清也。」命工寫其真以遺辰，辰持歸示其母，母涕泣而藏之。事載《菽園雜記》。近日嘉定李長蘅與景陵譚友夏貌相似，友夏有詩云：「他年誰後死，優孟免躊躇。

」（文正乃嶽之婿。）

相術

陳其年（維崧）少有文名於江左，數奇落魄。一日過京口，有相士熟視良久，曰：「君五十後當入翰林，然不由科甲。」人皆笑以為妄。或贈詩云：「朝來日者橋邊過，見說功名似馬周。」後康熙己未，果以博學宏詞薦入翰林為檢討。吾鄉張官玉（　）為諸生時，一星士決其丙戌必中鄉試，亦以為妄。後順治丙戌再行鄉試，果中式。又鄒平馬驄禦（　）以順治丙戌中鄉試，己亥中會試，皆添設之科也。

老棗樹班

掖縣張大司寇北海（忻）夫人，陳大學士文安公端母也。張與胡中丞為姻家，胡故有優伶一部。一日，兩夫人宴會，張謂胡曰：「聞尊府梨園最佳。」胡古樸不曉文語，輒應曰：「如何稱得梨園？不過老棗樹幾株耳。」左右皆匿笑。萊人因號胡氏班為「老棗樹班」。

陳其年詩

陳其年以四六、詩余冠絕一世，然其詩亦豪邁有奇氣。嘗贈先西樵兄及予詩云：「名士終朝能妄語。」蓋反用《世說》語也。又贈山陰呂生云：「馬中赤兔人中布。」用成語尤奇。

三家詞

本朝詩余頗有十數名家，惟禾中曹講學顧庵（爾堪）《南溪詞》沖淡如陶靖節田園詩，彭少宰羨門（孫　）《延露詞》清新俊逸，逼似秦、李二家，尤天然難及。毗陵董孝廉舜民（元愷）《蒼梧詞》感慨悲涼，不減橫槊，亦後勁也（三家詞皆予所選定，故特論之）。

何國馬耳

宋孫奕季昭《示兒編》云：「《泗洲大聖傳》：『和尚，何國人也。』考《隋書・西域

傳》，有何國。」「東坡《雪夜》詩：『試掃北臺看馬耳，不隨埋沒有雙尖。』次公曰：『馬耳，山名。』殊不知王晉之與霍辯雪夜對談，曰：『看北臺馬耳菜何如？』左右曰：『有兩尖在。」坡正用此事。趙未見而妄為是說耳。」然孫亦不註出處。

方邵邨侍禦

桐城方邵邨（亨咸）侍禦，坦庵詹事（拱乾）次子，幼而穎慧，父奇愛之，命小名曰「姐哥」，以嬌女況之也。坦翁寓廣陵，余時為揚州節推，以年家子見。明日語人曰：「王君才美，勝吾姐哥。」邵邨亦語予曰：「吾書畫、度曲，事事過子，惟作五七字則遠不及。」嘗為予畫兩扇，其一，花樹上作一雀雛；其一，子母雞，小者如豆，意態如生。殆入神品。其詩初未入格，後遊汴梁，手書近詩作長卷，寄予京師，風調、格律，無一不合。惜未裝潢，今亡之矣。

句讀

《示兒編》云：「句讀字自漢有之。《周禮·宮正》『春秋以木鐸修火禁，凡邦之事蹕』，鄭司農讀『火』絕之，雲『禁邦之事蹕』，若今之衛士填街蹕也。鄭康成註『春秋以木鐸修火禁』，句絕，讀，徐音豆。韓退之《師說》云：『彼童子之師，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。』洪曰：『讀，音豆。』馬融《笛賦》云：『睹法於節奏，察度於句投。』註：『投，徒鬥切。句投，猶章句也。』其字畫異而音訓同也。」

章句

又云：「章句，孔安國曰：『自古而有篇章之名，故那序曰「得《商頌》十二篇」，《東山》序曰「一章，言其完是也。」句，則古者謂之言。《論語》曰：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無邪。」則以一句為一言。趙簡子稱子太叔「遺我以九言」，皆以一句為一言。秦、漢以來，諸儒各為訓詁，乃有句。』詩家有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，則又以一字為一言也。」

黽勉

孫季昭說經，釋《詩》「黽勉從事」句云：「黽，蛙屬也。《周禮》『蠅氏掌去蛙黽』註：『謂蛙為蠅，黽。耿黽也。』蛙黽之行，勉強自力，故曰黽勉，如猶豫、狐疑之類。

」此說甚新。

鷹化為鳩

又云：「《月令》仲春言『鷹化為鳩』，喜其能變不仁之心也。如《王制》言『鳩化為鷹，然後設　羅』，《周禮・司裘》註亦雲『仲秋，鳩化為鷹』，而《月令》於仲秋當言而不言者，嫌其變而之不仁也。」康熙癸丑，予邑新城之曹村有群鳩食麥，則鳩之害稼有同於蟊螣。所謂鷹眼未化者非邪？又何變不仁之有！

哀公問社

孫氏解《論語》「哀公問社」章云：「哀公患三桓之侈，欲以諸侯去之，為日久矣，而惡其強，故假古人『弗用命，戮於社』之意為問。宰我謂『周人以栗，使民戰栗』，勸之以誅也。夫子警之曰『成事不說』雲雲，謂三桓自宣公以來，勢Ｔ公室，積威五世，莫能制之，一旦欲誅之，則昭公之事可鑒矣（昭公二十三年，季平子作亂，昭公奔晉）。哀公能自治，三桓之禍自息，無事於誅也。」

南子

「子見南子」章：「說者皆引《史記》以謂孔子見衛靈公寵姬南子，非也。考之《家語》：『孔子適衛，子驕為仆（顏高），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，使孔子為次乘，孔子恥之。』且夫子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去魯適衛，至衛又恥為次乘，豈肯輕身以先於匹婦哉？此必魯之南蒯耳。昭公十四年，南蒯奔齊，侍飲於景公，公曰：『畔夫。』對曰：『臣欲張公室也。』南蒯欲弱季氏而強公室，夫子故欲往見之，將以興魯也。」此等議論極有見。

老彭

「『竊比於我老彭』，按《大有》卦『匪其彭』，陸音步郎反，子夏作旁。老彭當讀如『匪其彭』之彭，音旁。旁，側也，欲自比於老子之側，蓋謙詞也。考《曾子問》，記孔子問諸老聃者屢矣，《家語》亦雲『孔子問《禮》於老聃』，此孔子欲自附於老聃之側之驗也。舊說以為彭祖，彭祖，六經所不載，聖人所不道，豈孔子之願比者哉！」

束修

「『自行束修以上』，束修，漢儒謂十段脯為束修，蓋因《禮記》『束修之問不出境』誤之也。鄭康成註：『謂年十五以上也。』後漢杜詩薦伏諶曰：『自行束修，迄無毀玷。』註：『謂年十五以上。』然以經意詳之，亦非也。《鄭均傳》曰：『均束修安貧。』太守薦劉般曰：『束修至行。』《延篤傳》曰：『吾自束修以來，為人臣不陷於不忠，為人子不陷於不孝。』皆同此意。方性夫解《禮記》『束修之問』，謂《論語》名同而實異。其說以為約治其身，則無不誨之深，得之所謂『人潔己以進，與其潔也』之意。」按：已上數條，皆不易之論，錄之。

官名

陸容文量曰：「駙馬都尉本秦官，漢有奉車都尉主車輿，駙馬都尉主駙馬，騎都尉主羽林騎，是謂三都尉。今數列侯曰『公侯駙馬伯』，省文耳，若施之章奏，當雲駙馬都尉，乃止稱『駙馬臣某』，誤也。」予按：唐、宋已來，中書省為宰相之署，今內閣中書舍人尚沿古中書舍人舊名，官銜應稱中書舍人。每見鄉、會試錄列銜，止雲內閣中書，則是以古署名為官稱，舛誤甚矣。不可不正。

趙瑾楊思本

順治初，有太原進士趙瑾，字懿侯，官長洲知縣。江西新城貢士楊思本，字因之。其詩皆似《才調集》，非一時啖名者所及，而世罕知之。

本朝詩選

撰本朝詩者數十家，大都以為結納之具，《風》《騷》一道，江河日下，皆若輩為之。惟錢牧齋先生《吾炙集》、施愚山《藏山集》、葉訒庵《獨賞集》、陳其年《篋衍集》，卷帙不多，猶有殷璠、高仲武唐選之風。陳伯璣（允衡）《國雅》，始甚矜貴，不妄入一篇，後遂泛濫，可惜。其《詩慰》一編，先已成書，乃可傳，蓋無所瞻徇故也。上元龔賢，字半千，撰《詩遇》，率近體，專宗晚唐，亦不至惡道。

治噎塞疾方

貓生子胎衣，陰幹，燒灰存性，溫酒服之，治噎塞疾。然貓生子後即食胎衣，必伺而急取，方可得。

王庭

明弘治中，學正王庭病大便下血，瀕危，昏憒中聞人語之曰：「吃小水。」果飲溺一碗而蘇。乃日飲之，漸憊。

李仲章

康熙己未博學宏詞之征，御試於體仁閣，首題《璇璣玉衡賦》。前蘇松糧儲道參議、壬辰進士臨川李仲章來泰冠場，雖彭羨門少宰壓卷，亦當遜之。李改翰林院侍講，一典湖廣鄉試，未幾卒。

詩社和詩

宋末，浦江吳渭清翁作月泉吟社，以范石湖《春日田園雜興》為題，中選者若幹人，謝皐羽所評定，至今人艷稱之。順治丁酉，予在濟南明湖倡秋柳社，南北和者整數百人，廣陵閨秀李季嫻、王潞卿亦有和作。後二年，予至淮南始見之，蓋其流傳之速如此。同年汪鈍翁在蘇州為《柳枝詞》十二章，仿月泉例征詩，浙西、江南和者亦數百人。

姜宸英

亡友姜編修西溟（宸英），以古文名當世。其文滂沛英發，於蘇分為多。未第時，以薦舉入《明史》館，分撰《刑法誌》，極言明三百年詔獄、廷杖、立枷、東西廠衛、緹騎之害，其文痛切淋漓，不減司馬子長。其論文，則謂六經而下衰於《左氏傳》，而再振於《戰國策》。蓋其為文本挾縱橫之氣，故雲爾。嘗選《唐文粹》之文，出以示予，惜未借鈔，今其家尚存此本與否不可知。曾語其從弟孝廉宸萼訪之，未見示也。

方文詩

桐城方盒山（文），少有才華，後學白樂天，遂流為俚鄙淺俗，如所謂打油、釘鉸者。予常問其族子邵邨（亨咸）曰：「君家盒山詩，果是樂天否？」邵邨笑曰：「未敢具結

狀，須再行查。」

陸機銅車

《菽園》載：「成化間，提督徐州倉太監韋通於桓山寺鑿井，得獨輪銅車一，色綠如瓜皮，洗而視之，上有識文『陸機造』三字，重三十鈞，推之輪轉而可行。進於朝。」但不知當日造此何所用之，徐又非士衡常遊之地，何以瘞桓山地中？不可得而詳也。

霍亂

病霍亂，煎香薷湯，冷飲之。或掘地為坎，汲井水於中飲之，亦可。最忌飲熱湯，若飲熱米湯，必死。

陶詩田子春

姚寬《西溪叢語》於陶詩「聞有田子春，節義為士雄」，引《漢書·劉澤傳》「高後時齊人田生」雲雲。《楚漢春秋》：「田生，名子春。」按：此詩上句云：「辭家夙嚴駕，當往至無終。」無終，正田疇居處，《田疇傳》云：「字子春。」有何可疑？況《劉澤傳》之田生，乃齊人，其說謁者張卿，乃遊士說客之流，安得稱節義，而淵明企慕之至形於篇什如此邪？寬字令威，宋人。出處見《葉水心集》。

豬異

康熙四十六年，邑東唐山店民家有豬生子，人面，眉、目、口、鼻悉具，惟兩耳及身則豕也，擊殺之。又轅固莊豬生四子，其二：一人面人身，手足亦如人，惟爪似豕，而兩耳則居然豕也。其一人身，手足亦如之，而無首，兩耳生肩上。怪而擊殺之。同時徐家店有豬生象，墮地即死。是年六月霪雨，大水害稼。

女化為男

是歲七月，吳郡木瀆有譚氏女子納涼於庭，忽墜一星，如石壓焉，頃之復蘇，則已化為男子。

山水之作

古人山水之作，莫如康樂、宣城、盛唐王、孟、李、杜及王昌齡、劉眘虛、常建、盧象、陶翰、韋應物諸公，搜抉靈奧，可謂至矣，然總不如曹操「水何淡淡，山島竦峙」二語。此老殆不易及。

強記

《捫虱新話》載：「蔡相當國日，適有美闕兩選，人競欲得之。蔡曰：『能誦盧仝《月蝕》詩乎？』一耆年者應聲而誦，如瓶瀉水，一座盡傾。蔡大喜，遂得美除。」近日昆山顧炎武寧人，號強記。在京師，一日會於邸舍，予謂之曰：「先生博學強記，請誦古樂府《蛺ア行》一過，當拜服。」顧即瑯瑯背誦，不失一字。蓋此篇聲字相雜，無句讀，又無文理可尋，最為難讀故也。

王渙

王渙，字群吉，唐末人，常作《惆悵》詩者，載在《唐詩紀事》。而《才調集》訛作王之渙，洪容齋亦仍之。勿論詩之氣格相去霄壤，而開元間人預詠霍小玉、崔鶯鶯故事，豈非千古笑柄？余選《才調集》、《萬首絕句》，乃為正之。

朱溫弒逆

唐末朱溫，躬為弒逆，盡滅昭宗諸子，而盜取神器。時藩鎮聲大義以討賊，名正言順者惟河東耳。而《通鑒》以「寇」書，與書武侯寇魏同。不知溫公與劉道原、範淳父輩當日何所見，而好惡拂人之性乃至於此。使非新安《綱目》、瓊山《世史正綱》改書「討」，君臣大義將澌滅於天下矣。孰謂溫公大賢而有是哉！

治小便不通

章丘諸生李觀，善醫。嘗傳治小便不通一方：用犀角、玳瑁二味研水服之，果立效。